

北斗丛书

QING DAI XUE SHU YUAN LIU KAO

清代学术源流考

罗振玉

LUO ZHEN YU



QING DAI XUE SHU YUAN LIU KAO

清代学术源流考

罗振玉

LUO ZHEN YU

顾 迁 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学术源流考 / 罗振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3731-1

I. ①清… II. ①罗…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6586 号

书 名 清代学术源流考
著 者 罗振玉
校 点 顾 迁
责任编辑 王一冰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31-1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整理说明

本书作为罗振玉学术论著的选集，整理收录《集蓼编》《扶桑两月记》《五十日梦痕录》《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面城精舍杂文》，计六种，总冠以《清代学术源流考》之名。书末附录董作宾《罗雪堂先生传略》，以助读者全面了解罗振玉的学术思想及成就。

其中，《集蓼编》，录自《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康熙八年（1669）排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台湾大通书局影印本，1968—1977）；《扶桑两月记》，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教育世界社石印本；《五十日梦痕录》，录自《雪堂丛刻》，民国四年（1915）上虞罗氏排印本（《全集》三编）；《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和《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录自《辽居杂著·乙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全集》初编）；《面城精舍杂文甲编》，据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乙编》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本（《全集》三编）。

整理近人作品，难度并不小。罗振玉学问渊博，引证经史文字颇广，皆尽量核对原书，如有问题，则出校记。《集蓼编》原有《刊误》，则据以径改不出校。本书因为以简体字出版，异体字尽量改为通行正体字。唯《面城精舍杂文》多涉碑版之学，碑版特有之古体、俗体字在在皆是，字体处理则稍作变通，总体以不影响文义为准。

目 录

集蓼编.....	(1)
扶桑两月记.....	(50)
五十日梦痕录.....	(74)
本朝学术源流概略.....	(99)
第一章 古今学术之递变.....	(99)
第二章 本朝学术之渊源.....	(103)
第三章 本朝学术流派.....	(114)
第四章 本朝学者之研究方法.....	(133)
第五章 本朝学术之得失.....	(135)
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	(137)
子曰学而时习之章.....	(137)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138)
子曰父在观其志章.....	(139)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140)
子曰述而不作章.....	(140)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141)
子曰后生可畏章.....	(142)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章.....	(143)
子曰知者不惑章.....	(144)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144)
子曰性相近也章.....	(145)

面城精舍杂文·····	(147)
面城精舍杂文甲编序目·····	(147)
“赞者盥于洗”申段氏义·····	(149)
汉石经《牧誓》“任父母弟”解·····	(150)
“隰有六驳”申陆氏义·····	(150)
《老子》疏义·····	(151)
钱文考·····	(151)
《释人》证误·····	(152)
《毛郑诗校议》序·····	(156)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序·····	(157)
皇甫谧《高士传》辑本序目·····	(158)
《干禄字书笺证》序·····	(159)
《碑别字》叙·····	(160)
重订《纪元编》序例·····	(161)
《金石萃编校字记》叙·····	(162)
《读碑小笺》叙·····	(163)
《存拙斋札疏》序·····	(163)
《俗说》序·····	(163)
《眼学偶得》叙·····	(164)
《寰宇访碑录校议》序·····	(164)
《淮阴金石仅存录》序·····	(164)
《赁碑图》记·····	(165)
书《归去来辞》后·····	(165)
南雍本《陈书》跋·····	(166)
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跋·····	(166)
《南华真经注疏》跋·····	(167)
重刻宋本《干禄字书》跋·····	(168)
《史略》跋·····	(168)
宋僧思悦编《陶渊明集》跋·····	(168)

《具茨集》跋·····	(169)
龚校本《干禄字书》跋·····	(169)
《金石文字辨异》跋·····	(170)
日本刻《和汉洋年契》跋·····	(170)
《峰山碑》跋·····	(171)
《西狭颂》跋·····	(171)
《郭有道碑》跋·····	(172)
魏《刘懿墓志》跋·····	(172)
《敬史君碑》跋·····	(172)
魏《高贞碑》跋·····	(173)
魏《鞠彦云墓志》跋·····	(173)
魏《源磨耶墓志》跋·····	(173)
魏《樊可憊造象记》跋·····	(173)
北齐《陇东王感孝颂》跋·····	(174)
隋《宁贇碑》跋·····	(174)
隋《建龙华浮图碑》跋·····	(175)
唐《有道先生叶国重碑》跋·····	(175)
《降河东书七启墨本》跋·····	(176)
唐《张猫造象记》跋·····	(176)
唐《薛君夫人柳氏墓志铭》跋·····	(176)
唐《姚懿碑》跋·····	(177)
《李光弼碑》跋·····	(177)
《李少温黄帝祠宇额字》跋·····	(177)
唐《张锐墓志》跋·····	(177)
唐《李继墓志文》跋·····	(178)
《李涛妻汪氏墓志》跋·····	(178)
面城精舍杂文乙编叙目·····	(178)
“其虚其邪”解·····	(180)
释卣·····	(181)

《孔子弟子题名碑》考·····	(181)
《小学钩沉续编》叙·····	(187)
梁陈北齐后周隋《五史勘议》叙·····	(188)
《唐书·世系表考证》叙·····	(189)
《唐书·艺文志勘义》叙·····	(189)
《三国志证闻校勘记》序·····	(190)
《元和姓纂校勘记》叙·····	(190)
《淮阴金石仅存录附编》序·····	(191)
《补寰宇访碑录刊误》叙·····	(191)
《再续寰宇访碑录》叙·····	(191)
宋本《陶靖节集》跋·····	(192)
《龙龕手鑑》跋·····	(193)
《广清凉传》跋·····	(195)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跋·····	(195)
石鼓文跋·····	(196)
《衡方碑》跋·····	(196)
校《官潘乾碑》跋·····	(196)
《上尊号表》跋·····	(197)
《黄庭经》跋·····	(197)
《西乡侯残碑》跋·····	(197)
《萧憺碑》跋·····	(198)
《司马元兴墓志》跋·····	(198)
《凝禅寺三级浮图碑》跋·····	(199)
《李僧保造象》跋·····	(199)
《中岳嵩阳寺碑》跋·····	(200)
《王偃墓志》跋·····	(200)
《邸珍碑》跋·····	(200)
《朱昙思造塔记》跋·····	(201)
《法懃禅师塔志》跋·····	(201)

《隽敬碑》跋·····	(201)
《元英墓志》跋·····	(202)
《晋祠铭》跋·····	(202)
《伊阙佛龕碑》跋·····	(202)
《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跋·····	(203)
《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阴跋·····	(203)
《张肅墓志》跋·····	(204)
《故人高应墓志》跋·····	(204)
《缙云县城隍庙记》跋·····	(204)
《刘洪润妻弘农郡君杨氏墓志》跋·····	(204)
《顿丘李公彭城刘氏夫人墓志》跋·····	(205)
《福州神树刻字》跋·····	(205)
北宋石经《礼记·中庸》残石跋·····	(206)
伯兄佩南先生传略·····	(206)
罗雪堂先生传略·····	董作宾(209)

集蓼编

幼罹穷罚，壮值乱离，颠沛馀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怀，百未一偿，而忧患历更，譬如食蓼之虫，甘苦自喻。初不必表白于人，惟念儿子辈丁此身世，阅历太疏，故书以示之，用资借镜。我虽学行远愧昔贤，亦粗足为后昆表率，且自叙语皆质实，较异日求他人作表状以虚辞谀我，不差胜乎？辛未秋，贞松老人书于辽东寓居之岁寒堂。

予家自先曾祖由上虞侨寄淮安，至予凡四叶。同治丙寅六月二十八日子时，生于淮安南门更楼东寓居，乳名玉麟。稍长，先府君名之曰宝钰。后赴绍兴应童子试，乃改名振钰，字之曰“式如”。入学后，又改名振玉，字叔蕴。上有两兄，予行居第三。生而羸弱，五岁始免乳。是年入塾，从山阳李岷江先生（导源）受学。一岁之中，病恒过半，故读书之时少。但先王妣方淑人督课严，非病卧床蓐，亦令在塾静坐，听诸兄读书，往往能默记。七八岁，师为诸兄讲授，遂略通文义。师赏其早慧，而虑其不寿，谓先府君曰：“此子若得永年，异日成就必远大。”先王妣亦器异之过诸孙。

先王妣治家严肃，予幼时生长春风化雨中，故性至驯顺，不为嬉戏，以多病。九岁始毕四子书，十三始竟《易》《诗》《书》三经。盖十岁后，病日有加，辍读之日多。是时初学为诗文及小论，师颇赏其有藻理。十四五读《礼记》《春秋》，尚未竟；十六乃习制举文。是岁三月，先府君送两兄返里应童子试，命偕往。时

八股文甫作半篇耳。途中病作，至杭而剧。盖平日尝病喉肿，至是复大作，水浆不能下咽者十九日。延淮安医吴朴臣治之，下以大黄，得大便，乃能食饮。病时，学使太和张霁亭先生（沅卿）已定期案试绍兴，先府君欲令仆送两兄返里就试，留伴予在杭医疗。适孝贞皇后上宾，国恤停试，而予病亦愈，乃以五月初赴绍应试。试毕，先伯兄入上虞县学第二十四名，予第七名。

入学之年，予制举文尚未成篇，临试强为之，疑必不入格。正场前考经古试《卢橘夏熟赋》，学使置予卷第一。寻疑童试不应有此作，乃拆弥封，见年方十六，益疑之。正场提堂面试，并出赋卷令讲释；无误，疑始释。试毕，偕诸生面谒师，询平日所学甚悉，并告以致疑之事，且勉之曰：“予历试诸郡，未见才秀如子者。然子年尚幼，归家多读书，以期远到，不必亟科名也。”呜呼，师之所以期予者厚矣！

是年，先府君以质库折阅，逋负山积。及试毕返淮安数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宁县丞，遂往就职；兼谋避债，携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资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予少时足不逾书塾，罕接外人。至是，府君将债单并令司田租者山阳程西屏，一一与予接洽。予阅单不胜惶骇，汗出如浆。初见司田租者，如接大宾，几不能措一辞，久乃相习。予自揣才力恐不能胜，然但可以纾府君之急，不敢不唯唯于是。毕生忧患自此始矣。

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来催娶，先妣以两兄均年长，勉应之，遂讫吉。季冬，典质将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书斋，谓岁暮祀先，尚萧然无办，命速为计。因相对雪涕。予乃急奔走称贷，至日昃乃得钱四千，于是始度岁。明年三月，长姊嫔于山阳何氏，又龟勉将事。此为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后间岁有之。加以债家日聒于前，有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者。于是先妣心力尽瘁无馀矣，哀哉！

光绪壬午，为乡试大比之年，力不能赴试。先府君以日者推予命，谓当得科第，官京曹，谕勉为此行，乃同伯兄往。试毕，纾

道至白下省视先府君，因流览书肆，见粤刻《皇清经解》，无力购买；灯下为先府君言之，府君乃以三十千购以见赐。予自入邑庠为弟子员，自惭经书尚未毕，乃以家事暇补习。至是得此书，如获异宝。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乃以一岁之力读之三周，率日尽三册。虽《观象授时》《畴人传》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读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是时也。

予自习训诂考订之学，于制举文未能兼骛。然以先府君属望殷，遂从山阳杜宾谷先生（秉寅）受学。家事旁午，两月间才作三艺。其一为“肫肫其仁”三句。予详审书旨，意谓“其渊”“其天”乃状仁之高深，仁无可象，故以天、渊喻之，犹“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亦喻道之高深，上下无所不屈。先生极赞文字之佳，而谓三句当平列，方合作法。予乃嗒然若丧，益知所谓中式之难。越数科，至戊子再试，归而大病，濒死。自是乃绝迹于棘闱矣。

予自十七岁始，率晨兴即接见债家，奔走衣食，晚餐后始得读书。每夕贮膏盈盏，复贮膏他器以益之。及盏与器中膏尽，则晨鸡已唱矣，始匆匆就寝，一小时而兴。如是者一年。癸未夏，乃得不寐疾，每一瞑目，则一日间语言行动辄历历于方寸间往而复来。贫不能谒医，任之自然，羸瘠日甚，至翌春乃渐愈。先妣及先伯兄疑有他故，急为议婚。及次年孟夏，首妻范淑人来归。予时尚不知床簟间事，于是前疑乃释。

予授室后，不寐病初愈，且资稟素弱，读放翁“小炷留灯悟养生”之句，有所会。故未逾月，即别置小榻独宿，后遂以为常。室小，仅方丈许，每夕读书，榻上置卷帙。范淑人屏当案上物，俾得展阅；己则持衣物侧坐缝纫，儿啼则往抚之。予丙夜就寝，淑人必为予整书卷、理衾枕，始伴儿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语，恐妨予读也。噫，今日更安得见此贤明妇人耶！

淑人广东连平人；王父骧，江苏知县；考玉麟，候选光禄寺署正；妣颜安人。淑人长予一岁，年二十来归，恪循妇道。值吾家中落，斥装、佐饔飧、井臼、浣濯、刀匕、乳哺之事，无不自任之，无

怨色。及先兄不禄，淑人出所御金练易钱，乃得入敛。予益服其明大义，家人亦莫不嗟叹。而嫂氏顾以为市恩沽誉，于是家难遽兴，乃益无生人之趣矣。

自先伯兄逝后，生计益穷，一门之内，气象愁惨，终岁如处冰天雪窖中。时先王妣深以株守为非计，私戒予曰：“门祚至此，异日能复兴者，汝耳！汝母以田产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弃一稜；志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弃产之半，以还急债，俾汝得负米四方；门祚之兴，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即并命，亦何益？汝妇贤明，必能佐汝母，可无内顾之忧。汝幸从我言，吾且为汝母言之。”顾当时米价贱，一石才二千钱，谷价半之，田不易售。先王妣既以告先妣，先妣许予外出。私念出将何之？姑至金陵谋之先府君。予妇乃质衣物得千钱，附钱船往。既至，先府君为言方今谋食者多于牛毛，有仍岁处胝舍，尚未得一枝栖者。汝贸然来此，冀以旦夕遇之耶？既至，且留数日归耳。予闻之，且悲且喜。喜者，终不忍以艰巨独诒吾母；悲者，天壤之大，竟无一负米之处也。为之方寸如割，骤病目（历两旬乃愈，左目从此遂瞽）。于是留三日，复附他舟归。方予行后，适有往金陵者，予妇以敝衣质百钱，手制一钱袋，置其中寄予，备旅中匮乏。至，则予已行矣。予既归，不得已，乃谋为童子师，得山阳刘氏馆，岁脩二万钱。此为予谋食之始。已而移帐邱氏及丹徒刘氏，先后凡五六年，馆谷以渐加丰，然终不逾岁脩八万钱。

当是时，予薄有文名，尝为人捉刀作书院课卷。予姊夫何益三孝廉（福谦）尝以孝廉堂经二卷属予代作，诗题为“桃花鱼”，得桃字。予用《毛诗传》“鱼劳则尾赤”语，有“赅尾不缘劳”句。时校阅者为清河崇实书院山长南丰刘慈民先生（庠），于此句加抹，阑上批“杜撰”二字。予意诗虽不佳，然非杜撰，偶为盩厔路山夫大令（垲）言之。不知大令固与刘君旧交也。一日，慈民先生忽过访，予颇讶其无端。及接见，先生曰：“钦君渊雅，故专诚拜谒，且谢失检之咎。世之山长有并《诗传》亦不知者，尚可抗颜为人

师乎？实因衰病，遭他人阅之，竟不及检点，咎实在予。幸山夫为予言之，且喜因此误得与足下订交。此后试卷即请代阅，当割岁俸以供菽水，可乎？”予惶恐逊谢。先生不可，曰：“契友中无通人可托，故以托某孝廉，致治笑柄。幸君为老朽代庖，俾不致再诒诮，则为幸多矣。”予不得已，允之。然孝廉堂应试者多父执，恐滋物议，乃请先生秘之。为阅卷年馀，而却其馈，因先生岁入固不丰也。先生以为歉，时适海州修方志，先生乃因淮扬道谢观察（元福）荐予于州牧。观察为先生门生，州牧又观察门生也。

先府君时权判海州，予往省，且拟就聘。至则州牧邀予饮，并集州绅商志例。予谓旧志出唐陶山先生（仲冕）手，体例甚善，不烦别作，但为续志可矣。坐中有石室书院掌教嘉兴姚君（士璋），谓旧志亦多疏误，宜别撰。予曰：“旧志有疏误，别为补正数卷，何必改作？”州牧为军功出身，不知所可否，以予为其师所荐，赧予议。诸绅闻之，亦不怪。予归以告先府君，府君为言：“志局一席，姚山长已与州绅有成议，而州牧忽聘儿，宜其不悦。儿若就聘，此后掣肘必多矣。”予乃恍然，亟托辞却聘归。今日书之，以志前辈虚衷可佩，且以记予当日所遇之辄穷也。

予家无藏书，淮安亦无书肆。每学使案试，则江南书坊多列肆试院前。予力不能购，时时就肆中阅之。平日则就人借书，阅后还之，日必挟册出入。当日所从借书者，为姊夫何益三孝廉、丹徒刘渭清观察（梦熊）、盩厔路山夫大令、清河王寿萱比部（锡祺）、山阳邱于蕃大令（崧生）、吴县蒋伯斧学部（黼）。予服习经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资考证。山左估人刘金科，岁必挟山左、中州、关中古碑刻至淮安。时贫不能得，乃赁碑读之，一纸赁钱四十。遂成《读碑小笺》一卷，又杂记小小考订为《存拙斋札疏》一卷。予妇脱簪珥，为予刻之。此为予著书之始。寻德清俞曲园太史（樾）采予《札疏》中语入所著《茶香室笔记》中，于是海内多疑予为老宿，不知其时甫弱冠耳。

予自授徒后，课馀辄以著书自遣。经、史以外，渐及小学、目

录、校勘、姓氏诸学，岁必成书数种。然是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颇留意当世之故；虽处困，志不稍挫。好读杜氏《通典》及顾氏《日知录》，间阅兵家言及防河书。自河决郑州后，直、鲁、豫三省河患频仍。及张勤果公（曜）抚山东，锐意治河。而幕中有妄人某假贾让“不与河争地”为说，谓须放宽河身。上海筹振绅士施少钦等至，欲以振馀收买河旁民地，以益河身。予闻而骇然，谓今日河身已宽，再益之，则异日漫溢之害且无穷，乃为文万余言驳之。丹徒刘君渭清见予文，以寄其介弟铁云（鸷）。时铁云方在山东佐河事，予与之不相识也。铁云见予文，乃大惊叹，以所撰《治河七说》寄予，则与予说十合八九，遂订交焉。且为予言于勤果，勤果邀予入幕，以家事不能远游谢之。然当日放宽河身之说，竟以予文及铁云说而中辍。此亦予少年时事之可记者也。

自丙戌家难起，予幸以授读，故晨出夕归；归即屏当家事，绝无馀暇。虽有闻见，亦以聒瞽处之。予妇则日处闺中，无可避免，所遇则怡然顺受，然隐痛深矣。自年二十来归，九年间凡生男女各二，皆自乳鞠。长男出嗣先兄，次男生而不育，长女幼多病，抚育至劳。及次女生产后，遂致疾。至壬辰三月，卒以劳瘵亡。是年冬，嫂王氏亦病瘵卒，相距不一岁也。逮岁末，双槽并举，同殡于南郭外之五里松成子庄。

淑人明达，有先识。尝语予曰：“吾家虽中落，以夫子学行，必再兴门户。但妾赋命薄，恐不能终事君子耳。老母半生苦节，未答劬劳，诸弟必不克负荷，念之滋戚。异日将以是累夫子矣。”予惊其言不祥，曰：“是何言？人生祸福，安可逆知？使他日果如卿言者，必不孤所托。”君闻而慰谢。弥留时，更言之。及君亡后十年，予履境稍裕，事君妣颜安人先后垂三十年，幸不负所托。呜呼，十载牛衣，差可酬九原者，仅此而已。

予自辛巳佐家政，至壬辰凡十有二年。是时予男女兄弟婚嫁始毕，当先长兄姊婚嫁尚勉力支持。及予聘妇，益拮据，将事，

勉强十万钱备礼而已。后遂以为率，遣嫁倍之。然即是先妣之耗心力于子女者，已竭尽无复餘矣。且每值婚嫁，债家益煎逼。至予聘妇日，债家有芮姓老嫗，诅祝于门，亟以礼延入，宾之，始愧而止。至是又值死丧之威。淑人歿后，长男由先妣抚之，两女则寄养外家，予乃形影益孤矣。

予少时两值兵事：一为法越之役，予尚在塾读书；一为日韩之役，则予年已二十九。时方究心兵家言，日陈海陆地图读之。时我国大兵云集山海关，以卫京师，沿海兵备颇虚。予虑日本避实捣虚，先袭我海军，闻者皆笑其妄。乃日本果由金复海盖进兵，我海军熠焉。于是笑者又誉为“先识”。其实避实捣虚乃兵家之常，当时乃以是推“先识”，可谓不虞之誉矣。

先妣自连遭两丧，心力两穷。及甲午夏病疟，尚力疾理家政，后延绵不愈，致成湿温。予时馆宿于外，先妣不许荒馆政，令仆告已愈，禁予归省。一日私归省视，乃知病势甚重，因留侍左右，而诳称晨出夕归。乃于先妣榻侧置一小床，俾大儿宿其上，因先妣平日与长孙同卧起也。予则昼夜侍疾，逾半月疾益笃，昏不知人，而撩衣摸席诸败症悉见。至乙夜，六脉垂绝，肢冷至肘。予仓皇叩医者门，商进参汤。医者谓病系湿温，不可进参，谢不处方。予平日深以毁体为非孝，至是计无复之，乃剪臂肉授季弟，同高丽参两许同煎以进。比鸡鸣，则肢冷渐回，六脉亦复，达旦遂发狂。乃复延医，进清热涤痰剂。又月馀，疾始退，卧床者半岁，乃复常。予不解衣带者数阅月。方先妣病剧时，季妹又以伤寒卒。所遇之穷，殆非人所堪。而予于季妹病不能加意医药，负咎终身，至今回忆，犹中肠如割也。

予自丧偶，初意不复再娶。乙未春，先妣为聘山阳丁氏女为继室。以夏初赘于丁，三日而归。丁氏之先，蒙古人，山阳大河卫籍。继妇考荀，山阳廩贡生，老儒也。方范淑人病亟时，语予曰：“妾一旦不幸，君且奈何？”予曰：“俟宿累清，子职尽，当被发入山耳！”淑人喟然曰：“夫子负济世之志，此何可者？且子女将

如何！”予曰：“男由吾母抚之，女以托君母。”淑人曰：“吾母必善抚两婴。然吾家人众，何可久长？妾意期丧毕，夫子即宜续娶，以纾内顾之忧。若夫子由此遂鰥，妾在九原，亦不瞑也。”予曰：“不虑衣芦之事乎？”淑人曰：“此亦视孺子所遭何如。且妾知君必不尔也。”至是，予不敢违先妣命，复念淑人遗言，遂违初志。幸丁淑人性亦温厚，既来归，即与谒颜安人，母事焉，乃携次女归。然至是，予之世网乃益不可脱矣。

予频年以馆谷资家用，所入虽微，然时物价廉，于饔飧不无小补，而债务仍不能清偿。自先妣病后，精神不能如前，而忧劳未尝稍减。予感先王妣遗训，乃泣请于先妣，谓宜割产少许以纾急难，先妣许之。乃售泾河岸薄田百亩，得钱千馀缗。复割越河腴田百亩，质于蒋君伯斧，贷钱二千缗，以偿宿逋之尤急者。于是，朝夕耳目始得稍宁。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亦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先妣斥之曰：“汝曹读圣贤书，岂尚有不足，何必是？且我幼年闻长老言五口通商事，至今愤痛。我实不愿汝曹观此等书也！”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而由今观之，今日之伦纪荡尽、邪说横行、民生况瘁，未始不由崇拜欧美学说变本加厉所致，乃知吾母真具过人之识也。

予少时不自知其剪劣，抱用世之志。继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业以资事。畜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恨其言不详。乃与亡友蒋君伯斧协商，于上海创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时家事粗安，乃请于先妣，以丙申春至上海，设《农报》馆，聘译人译农书及杂志，由伯斧总庶务，予任笔削。及戊戌冬，伯斧归，予乃兼任之。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馀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欧美人多肉食、乳食，习惯不同，惟日本与我相类。其可补我所不足者，惟选种、除虫及以显微镜验病菌，不过数事而